

初中學生文庫

世界女名人列傳

下冊

編者 沈茲九



中華書局編印

序

『婦女在社會上所占的地位，常由於她在經濟領域上所擔任的職務而決定』——柯崙泰。

在封建社會裏，婦女是家庭的奴隸，既沒有任何經濟特權當然也談不到社會地位。同時她們也不會覺悟到怎樣謀解放。

產業革命以後，婦女踏上了經濟領域，婦女解放運動，亦隨之而產生，關於從事解放運動的急先鋒，以及明瞭男女的不平等，但不思澈底改革社會制度的改良主義者，上冊都已經敘述過了。本冊所選擇的，都是洞悉社會根本病源，同時不但僅僅從事理論上的研討與宣傳，且實際地參加革命活動。她們是革命的理論家，也是行動的實行者。

在這國破家亡，中華民族都已做着奴隸與準奴隸的今日，我們看看人家是這樣與惡勢力舊社會奮鬥過來，而獲得了光明大道。這光明大道，決不是烏托邦，而是真真實實的人間樂園。而要走上那樣的人間樂園，需要一極大的鬭爭，達到人人——不管男和女

世界女名人列傳 下冊

——有經濟實權，才能做真正的「自由人。」

世界女名人列傳

下冊

目錄

頁數

監獄改良者伊利沙白佛來	一
偉大的護士佛羅倫士奈丁格爾	六
替被壓迫者求解放的蔡特金	一二
博學多才的革命女性羅森堡	一八
列寧夫人克盧普斯加亞	二四
政治家柯崙泰	三四
天才舞藝家鄧肯	四〇

世界女名人列傳

下冊

監獄改良者伊利沙白弗來

伊利沙白弗來 (Elizabeth Fry) 於一八七〇年生於英格蘭的那爾瑞克 (Norwich)，是她父親的第三個女兒。她的父親是倫敦的巨商，和她母親同爲教友派的教徒全家過着極優美而平靜的生活。

幼年時候的弗來，聰明、美麗，很喜歡跳舞、騎馬以及其他各種的遊戲，在交際場中是一位最可愛的女郎。但是，在她十七歲的時候，有一次她同她的六個姊妹去聽美國牧師的說教，結果大受感動，於是在性情上也起了變化，從此她祇想去作些有益於他人的重大工作。最初她創辦了一個學校，專門教育貧窮人家的兒女，由她自己任教授，自己管理學校中的一切事務。以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去作那些麻煩的工作，確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加之那時候的學校教育正是草創時期，沒有一個可以讓弗來做效的學校，事事都

要自己去想辦法進行。她除了創辦學校以外，對於自身的修養，也開始加以注意。她自己訂定了六條規則，以「愛惜光陰，待人誠實，謹慎言語，處世溫溫，生活節儉，敬奉上帝」爲自修的標準。

一八〇〇年弗來于歸倫敦巨商約瑟弗來（Joseph Fry），約瑟弗來也是一個教友派的教徒。弗來嫁後，同她的丈夫移居倫敦，仍舊還是繼續從事慈善工作，並且還接受了英國朋友會的聘請而爲傳道人。她在婚後的十一年中，生了七個小孩，但是她並不以作人妻人母爲滿足，平時除爲倫敦近郊慈善會服務和傳道外，並常以其豐富的資產救濟貧民病人。

一八一三年弗來到紐格脫（Newgate）去參觀監獄，從此她遂開始了她那永被世人敬仰的改良監獄工作。她從事這種工作的動機是這樣的：從前她曾在那爾瑞克參觀過市監獄，看見了許多的黑暗與罪惡，但是她這次在紐格脫監獄裏所看見的情形，比那爾瑞克市監獄還要惡劣。一間獄室中容納了三百多個婦人和小孩。不分犯罪的輕重，不分罪犯年齡的老幼，大家都是擠在一塊。獄室裏的設備，既無牀榻几案，又無被氈衣服，犯

人們終日無事可作，除了呼飢叫寒，或是玩牌爭鬧以外，多半是羣聚在近街的窗口上向路人談話和求乞，或是向獄卒購買飲料而爭吵。弗來看見了這種罪惡的慘象，她才決心要想法把她們的生活加以改良。

這時候的伊利沙白弗來，已經變成了一個極勇敢的婦人，和她小時怕水畏夜的性情完全兩樣。她再次的到那可怖的紐格脫監獄裏去，作了許多連管理監獄者自己都不敢作的工作。在她明白了罪犯們的痛苦之後，立即給予她們以衣服和食料等的物質安慰，並用她的梨花妙舌爲她們解說馬太福音第十章，敘述基督降世救人的史績，使她們因此而獲得反省的機會。同時又爲罪犯的子女辦了一個學校。一方面藉以減少牢獄中兒童疾病死亡的危險，他方面則給予兒童以種種的知識，使他們不致遭受目前惡劣環境的影響。

弗來在紐格脫專心從事於監獄改良工作，差不多很少休息過，她遍訪各地的監獄，並設法一一加以改良。同時她又聯合了那些幫助她在各地工作的同志十二人，組成了一個協會，以給予罪犯們的衣食、教育、工作和使他們相信上帝爲宗旨。她決心要作到凡

是在紐格脫監獄中所看見的慘象，一定不會再在人世間發現。她向政府方面建議，要求將男犯與女犯完全分開，將真正犯罪，第一次犯罪和不幸而犯罪的罪犯也分別加以監禁。並主張以婦女管理女犯。

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她的行政是很腐敗的，對於人民犯罪的處罰，頗多罪輕刑重的不平現象。如法律規定凡犯行竊、強奪、假冒筆迹、偽造紙幣等罪，都一律處以絞刑。於是有婦人因竊人白布一方而喪失了生命，又有一婦人爲活兒而竊取他人食物亦被判處絞刑。這些，弗來都認爲是殘忍的濫刑。這種濫刑，不僅不能導人向善，更可以刺激罪犯的心理，使其不畏刑戮而爲所欲爲；她又請求政府廢止了這種不公平的處罰。

弗來在紐格脫的工作，不久就擴展到愛爾蘭、蘇格蘭及英格蘭其他各地的監獄。此外亞姆斯但丁、丹麥、巴黎等地的官吏，也致書弗來和她商量改良監獄工作的問題。俄國並預備請她去管理瘋人院，詢問她應以什麼方法去對待瘋人，弗來都按照他們所要知道的一一予以答覆。後來弗來往國內各地旅行，她又乘機集合了多數婦女的力量，把她從前所組織的改良監獄工作的協會加以改革，使其工作目的，不僅在保障監獄中罪犯

生活的安全，而且幫助罪犯在出獄以後能夠獲得謀生的機會，使其不再因生活而引起犯罪的心理。

弗來除從事改良監獄工作外，對於女罪犯輸送出國時候的待遇，也有很多的改善。當時的英格蘭政府，對於一般犯罪較輕的人，多把他們判作驅逐出境，這種被判驅逐出境的罪犯，大都是像豬獃般的裝載在運送罪犯的船上，運交澳大利亞的殖民政府，讓他們去作牛馬般的苦工。尤其女犯被送出境的時候，用貨車裝載上船，沿路常受觀者的嘲罵，使罪犯無地自容。在船中又都是老幼羣聚一處，終日無所事事，極易引起各種不良的觀念。於是弗來又商之於地方官吏，請用轎車運載女犯上船，並設法改良運送罪犯船上的設備。並且每當罪犯船將要開行的時候，她總是穿着教友派信徒的衣服，和船長立在囚艙的門口，以仁慈的態度，爲罪犯們祈禱，祝她們旅途平安，希望她們誠心向善，接受上帝將要給她們的恩惠。這種工作，一直繼續到一八四一年她生病以後才停止。

不過，在弗來最後的十七年生活中，因爲丈夫的商業經營失敗，她的家境也就漸漸的貧困了。但是她對於過去的慈善事業，還是盡她的精力與財力而繼續工作，最後竟連

在迫勒斯脫 (Ploshet) 的精舍也出賣了。幸而她的兄弟頗爲富有，她的兒子也都能夠自立，所以她還是能夠平安的生活下去。

弗來死於一八四五年。她自少到老，專心於罪犯待遇和生活的改革，爲人類社會上掃除了不少的罪惡，雖然她自己說是爲上帝而工作，但是她那仁慈耐勞的精神，都是永遠值得後人去敬仰的。

偉大的護士佛羅倫士奈丁格爾

佛羅倫士奈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英國人，一八二〇年生於意大利的佛羅倫士城。她的家庭境遇很好，時常隨着她的父母到歐洲各地去旅行。她幼年時沒有進過學校，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在旅行中得來的，她的雙親教她的地理、英國史、拉丁文、希臘文、音樂和體操，她自己又在旅居法意等國的時候學會了法文，這些都是她一生事業的基礎。

佛羅倫士的父親，是一個富有思想的人，他很喜歡把他自己的意志和熱誠說出來，

把他靈敏的女兒當作一個親愛的伴侶，和她討論宗教政治等問題。佛羅倫士也是一個富有思想的女孩子，從小就愛她自己花園中的鳥獸，喜歡幫助那些患病和在身體上遭受痛苦的人，她很熱烈的盼望自己能够成爲一個有用的人。等到她稍微年長一點的時候，她就很高興在家裏和附近的貧窮人家從事看護疾病的工作。當她住在倫敦的時候，對於一切都感覺不到興趣，祇想在自己的生活上應該作些幫助那些在身體上感受痛苦的人的工作。不過當她每次去護病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的時間太少，不能學習護病的方法；又感覺到許多地方的痛苦，是可以因有好護士而減少或防止的，因之她很希望能夠到離她家愛蒲萊（Embury）不遠的塞李斯保雷（Salisbury）醫院去多學一點護病的經驗，但是因爲她母親的不同意而不能如願以償。

一八四九年，佛羅倫士由於阿錫萊（Ashely）公爵的介紹，在倫敦一所很簡陋的學校裏教書。那時她常常到各地醫院去參觀，每次碰到那些從事看護婦孺工作的婦人時，總希望自己也夠作一個從事那種工作的人。一八五〇年她到歐洲各國去旅行，看見德國愷撒斯威士（Kaisers werth）醫院成績的優良，次年她就到那裏去作學徒。她很艱

苦而快樂地在德國學習了很多的工作，預備將來有一日能夠在英國從事護士的訓練。這時她已經從她的雙親處獲得自由選擇工作的允諾。

她返英國後，就接受了倫敦貧窮婦女看護所監督的職位，這是她正式從事護病工作的開始。但她爲求深造起見，隨又再往巴黎聖凡生女修道會（Sisters of St. Vincent），去完成她的看護訓練。那時英國的醫院是沒有受過訓練的護士的，所有的護士都是些年老無知的婦女，不適合於任何的護病工作。法國的情形就好得多了，護病的工作握在慈善女修道會（Sisters of Charity）的手裏，她們對於護病工作有很多的經驗，很愛護自己的工作。佛羅倫士由巴黎返國後，就在倫敦哈萊街（Harley）的貧婦看護所裏工作，事情很忙碌，但是她心理卻很快樂，因爲這是第一次把病人完全放在她的管理之下，她可以拿全部的時間去看護她們。

不久，她的最重大的工作時期到了。英法兩國爲了要保護土耳其，在一八五四年和俄國發生了克里米戰爭（Crimean War）。她在報上看到了關於戰事的記載，從英國在東部戰線上受傷軍士的口中傳出了一個極驚人的消息，英軍死於虎列拉的比在戰場

上殺死的俄國人還要多。關於這種疾病，沒有甚麼特殊的臨時救濟辦法，凡是在克里米受傷的人，都送到海邊上去，若是送到海岸邊還能活着的傷兵，就把他們再渡海送到斯庫台里（Scutari）去。斯庫台里在波斯普魯斯（Bosphorus）的對岸，君士坦丁的城外那裏有土耳其已經預備好了用作醫院的建築物。但是沒有藥品，沒有繃帶，所謂護士祇是一些年老的運輸傷兵隊裏的殘兵，很多的人，都因為缺乏看護者和沒有人替他們敷藥裹傷而在那裏喪失了生命。那時法國傷兵的情形比較好些，有慈善女修道會在那裏主持看護的工作。因之英國人也開始問起來了，『爲甚麼英國沒有慈善女修道會呢？』

但是英國祇有一個慈善女修道者，一個真正受過護病訓練的佛羅倫士。她立刻就自告奮勇的去從事看護英國傷兵的工作，英國的政府也請求她去作這種的工作。不過很困難的，當時找不到很適當的護士，最後她祇得選擇了三十八個沒有受過良好護病訓練的婦女同行。

佛羅倫士到了那巨大而簡陋的斯庫台里傷兵醫院時，在工作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難。醫院裏污濁而多鼠，沒有被氈衣服，沒有水壺和飯鍋，沒有固定的食料和藥品，一切便

利於護病工作的設備都很缺乏，所有的祇是大批的傷兵、病人和死人。這種工作的困難，說來任何人也會感覺到駭怕的。在斯庫台里又沒有商店，醫院裏所需要的用品，都須取給於君士坦丁，所以時常因海浪的巨大和運輸船舶人夫的缺乏，得不到繼續的供給。有時連水、礮砂和肥皂也很難獲得，致洗刷污濁病房和傷兵身上的血泥的清潔工作都不容易進行。但是佛羅倫士並不因此而挫折了她的勇氣，她除了寫信到馬賽和倫敦去請求物品外，並按照一定的程序去從事整理的工作。這樣，僅祇費了六個月的時期，就把斯庫台里醫院治理得很清潔而有秩序了。斯庫台里醫院的傷兵很多，把病床連接起來，長可達二英里。佛羅倫士總是時常親自率領護士去巡視，每一個感受痛苦的人，她都給予他以仁慈的安慰，使他在精神上獲得快樂。在那裏，沒有一個病人不愛她，沒有一個人不承認她是把他們由地獄升入天堂的仁愛天使。佛羅倫士自己也感覺到很快樂，她認為自己已經達到了幼年時期的最寶貴的願望，成功了世界上一個有用的人。

一八五五年春天，佛羅倫士又去克里米醫院。她以在斯庫台里的方法，同樣將克里米醫院加以改革，但是工作不久，就染了熱病。當她患病的消息傳出後，在倫敦和斯庫台

里都引起很大的注意。她在病中沒有回家，病愈後立刻又開始繼續工作。一八五六年克里米戰爭結束後，她還是在那裏工作，一直繼續到最後的一隊英軍離開克里米的時候才回倫敦。

克里米戰爭把她造成了全英國人民所敬仰的女豪傑。歐洲各國的人民官吏，也都以書信、紀念章、十字章、金錢來慰勞這偉大的護士。但是她對於這些光榮一點兒也不關心。她最高興的就是奈丁格爾基金的募集，因為她可以拿這筆巨款去從事她所志願的事業。最後她就拿這個基金辦了一個護士訓練學校。

佛羅倫士對於自己的工作，永遠是很勤勉的，不幸就因這勤勉而變成了一個廢人。可是在她的病中，她還是從病榻上筆述或口授她的計劃和意見，直到一九一〇年辭世的時候，才可以說是終止了她的一生事業。

佛羅倫士是一個實在的社會服務者，由於她的看護工作，建立了近代的護士，創造了現在普及全世界的紅十字會，使人類在各種災害中所受的痛苦可以減少到最低的限制，這確是對於人類的一種巨大貢獻。

替被壓迫者求解放的蔡特金

在德國革命史上，同爲女鬪士而聞名於國際間的，除羅森堡以外，還有克拉拉·蔡特金。

特金 (Letkin Clara)

蔡特金活到了七十六歲，她一生的大半光陰——有五十年以上，都消磨在被壓迫者解放運動——農工運動與婦女運動上面。

她的熱烈的演詞，英勇的姿態，常可在德國國會席上，國際婦女大會裏以及各種記載革命事跡的書報中找到。直到七十幾歲時，她還做着國際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及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重要幹部。同時還兼着德國國會的議員。

克拉拉·蔡特金，於一八五七年七月五日，生於德國的尼得拉村。父親是小學教師，家風純樸，她的少女時代的生涯，全是浴在純樸無邪的大自然中，但革命的思潮，興奮的熱忱，早已孕育在她的質樸的懷抱中。在她二十歲那年，她才離開了家庭，進了拉依普的

奈

師範學校

當時的德國，正才打敗了法國，國力日漸發達，資本主義日漸成熟，勞資的衝突，亦日漸滋生，從事於社會運動者，組織了社會民主勞動黨。

這時蔡特金已加入由俄國或波蘭亡命來的集團，她和那些革命志士交往後，她的聰明的頭腦，熱情的懷抱，更加深了一層。

在那裏，她認識了俄國的革命亡命者喔西普·蔡特金，他們倆人，不但情投意合，且同樣懷着一腔爲被壓迫者求解放的雄心。不久他們就結了婚。但是誰都知道革命者間的戀愛，正似春天的嫩苞，很容易被狂風暴雨所摧殘的。克拉拉與喔西普的狂戀，也不能例外。由於這時社會民主黨的勢力日漸擴大，所以宰相俾斯麥，於一八七八年，頒佈了有名的「社會主義鎮壓法」，於是凡有信仰社會主義嫌疑的，都被捕，喔西普被逐出境，於是克拉拉·蔡特金也跟了喔西普離開了祖國德意志，到一八八〇年實行同居之愛於瑞士。不久又移住巴黎，異鄉的生活，受盡了經濟上的壓迫，同時喔西普又害了不治重症，克拉拉又是已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爲病夫與子女的生活，一方教書，另一方面更從